

玉渊杂谭

从丰子恺的“日月楼”关闭看名人故居保护

文·句艳华

最近,位于上海某处的丰子恺故居闭门谢客的消息引起广大粉丝的惋惜和不满,名人故居保护的尴尬也再次令人深思。据报道,丰老曾在这栋他命名为“日月楼”的三层小楼里居住21年之久,文革期间,造反派强占一楼,居住在二三楼的丰老子女们后来通过置换离开了这处“伤心之地”。此后,小楼逐渐成了大杂楼。幸运的是,2009年,丰老后人用350万元自行回购了三层,并免费开放至今,但一楼据说是因

为价格过高而作罢。4年以来,小楼成为了上海一道人文风景,但参观人流也给一楼住户的生活带来了干扰,终起矛盾导致暂时关闭。丰子恺是广受人们喜爱和尊重的文化名家,丰家后人自行回购并免费开放的举动,相当于用私人的力量办了公家的事,为文化传承做出了贡献,很令人感动。但是,如果因此就产生感情偏向,对一楼住户加以指责,对这一再次体现出丰家开明处世

的“关张”之举心怀不满,就有些简单粗暴。不谈城市开发对土地的掠夺,不谈保护意识的淡薄,名人故居保护上至少有若干问题缠绕其中。首先就是无法可依,名人故居只要不被认定为文物,就无权对外人进行保护上的约束,甚而相关部门也没有必然的保护义务和责任。第二个大问题就是类似丰老故居这样复杂的产权关系。丰家后人当年通过置换离开,严格意义上已经不具有该楼的产权。一楼现

有的三户住户,也早已不是1970年代的原住户,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包容楼上的开放呢?常人和名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尊严和权益边界,当年丰子恺如果能拥有一个普通住户的尊严,又何至于有今天这样的局面!第三个问题,怕就是资金了。丰家已自行回购三二楼,但对一楼有心无力,而政府部门又因为第一条所述,没有这样的义务,换句话说也可以说,也不大具有这样的能力。历史留下了遗憾,却不能倒退。坐而论道

十分容易,文化保护、文物保护,背后无法,手中无“金”,只能是用来探源感情的美好心愿而已。对于丰子恺故居,似乎只要搞定了被一些人称为“钉子户”的一楼住户就可以解决,但这是短视的。“钉子户”难道不也是一个弱者?要想让名人故居保护逐渐“正常化”,我们应该将思维更多地调向“想办法”,而不是“发牢骚”。早日出台对名人故居的保护法律法规,在管理之法上多动动脑筋,转换思维,创新才是正途。

影像空间

看电影《红灯》

文·郑军



文·胡一峰

集体疯狂中走出来的年代,徐迟用诗化的语言塑造了陈景润、周培源、蔡希陶等有风骨、有追求、给人希望的人物形象,揭开了一度被极左思潮掩盖的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真相。一时间,报告文学赢得了万人空巷的荣耀。但正如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结尾时所说,“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了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吧,当美丽的玫瑰花微露笑时。”或许,一种事物新生于世,总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当渐渐为人们熟知、赏玩,却反而会失去了原先的活泼与生机。后徐迟时代的“报告文学”,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先进事迹宣传材料的别名罢了。其实,和徐迟当年一样,今天同样有许多被遮蔽的真相需要报告文学去探寻。梁鸿的《梁庄》、《梁庄在中国》,郑小琼的《女工记》,难道不是报告文学吗?我经常想,如果没有徐迟的报告文学,又有几个普通百姓会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哥德巴赫”呢?徐迟的功绩,在于他用诗一样的文字跑赢了现实,而今天,现实跑在了报告文学的前面。报告文学的力量,却正是在于真相即将没人黄昏的昏暗时,为向往光明的人点亮一盏灯。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徐迟的意义所在吧。

2012年,西班牙导演罗德里格拍摄的《红灯》与观众见面。这部电影以揭穿伪科学骗局为题材,对职业科学家日常工作与生活表现得很好,片中所展示的科学实验程序十分严谨。拥有这些特点,《红灯》可以归类为典型的科技文化电影。女心理学家玛格丽特立志揭穿各种超自然能力骗局。她和助手汤姆携带仪器去调查那些声称有超自然能力的人,每次都能成功揭穿他们的把戏。退隐江湖三十年的“异能大师”西弗宣布复出,接受科学家的实验测试。玛格丽特在揭穿西弗的过程中心脏病突发死亡,汤姆不惧威势坚持到最后。《红灯》上映后一直被当成惊悚片来对待,从这个类型角度讲,《红灯》的表现只能说中规中矩。甚至,正反两派斗法到最后却来了场肉搏战,被影评家认为是大败笔。然而,从展示科技文化主题的角度来看,《红灯》却是近年罕见的佳作,它把我们带到了持续二十三年、席卷全世界的特异功能狂潮中。

桂下漫笔

大概三百多年前,德国有一位富家子,喜欢与数学家交朋友,并和他们频繁通信,探讨数学问题。在一封信中,他提出了一个后来在中国妇孺皆知的猜想。你猜对了,这个家伙叫“哥德巴赫”。据说,哥德巴赫不但是个“数学控”,还做过俄国沙皇的老师。当然,中国人知道他,并非因为他拥有“帝师”的显赫身份,而是因为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一个写了陈景润的文学家,他叫徐迟。每当我翻看这些成名成家的大人物的履历,心底总有一种卑微之感油然而生。他们的家世和人生如此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时代在他们身边驻足停留,与他们眉目传情,而在我等凡人身边却表情漠然地一驰而过,雪泥鸿爪,片星不留。徐迟的父亲徐一冰拥有秀才功名,却因痛心于国民体质孱弱,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远赴日本学习体育,回国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体操学校和第一本现代体育刊物《体育杂志》。后来,他又拿出全部家当卖三天,倾家荡产办起了贫儿院。父亲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对徐迟的影响很大。少年徐迟是一个诗人,22岁就出版了诗集《二十岁人》。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纷飞战火中,徐迟辗转于上海、香港、重庆等地,他的

真相的黄昏



如果没有徐迟的报告文学,又有几个普通百姓会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哥德巴赫”呢?

图为徐迟和陈景润。

朋友圈里增加了乔冠华、袁水拍、茅盾等才华横溢的左翼人士,这些人对他今后的思想取向和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重庆,徐迟和音乐家马思聪一起到红岩村谒见毛泽东和周恩来。40多年后,他专门为这位当年“往来密室的知交”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在这篇名为《马思聪》的文章里,徐迟用诗一样的节奏和语言发出了赞扬:“马思聪的全部作品是真诚的,是他的感情的结晶,心血的凝聚,爱国的证件,历史的纪录,珍贵的遗物,价值连城的国宝,壮丽的精神财富,汉民族文明的一座高峰。”读过徐迟报告文学的人,或许会发现

这样的文字是一种很有特点的“徐迟体”。在《哥德巴赫猜想》这篇名作中,徐迟这样描写陈景润的数学论文,“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在以人工胰岛素合成为主题的《结晶》中,他又写到“在他们的试管中也有多幕多场的舞剧呢。也是可以看见白矮子的舞姿,粉色的纱裙,51个氨基酸,像娇嫩的芭蕾舞演员似的,她们穿上红菱鞋,披着柔软的头纱,戴着彩色的长手套,旋转而来。单人舞、二人舞、四人舞、组舞和多人舞,舞形婆娑,跳出了各种高难度的

科林碎语

“目如秋水”与“眉如春山”

文·林之光

“秋水”在古代常用来形容美女的眼睛。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水特别清澈明亮,甚至一清见底。如此清澈明亮的眼眸当然是最美的了。例如唐代白居易《筝》诗中:“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元赵雍《人月圆》词中:“别时犹记,眸盈秋水,泪湿春罗”;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宦娘》:“今日窗缝窥春山,望穿秋水。”如此,眼睛的动作,目光的传达,便自然成了“秋水”了。例如,《红楼梦》里有“湘云慢启秋波”;欧阳澈《飘然先生词·玉楼春》中有:“个人风韵天然俏,鬓发波常带笑”;苏轼《百步洪》中:“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舆欲语防飞梭。”原来,幼舆是晋代谢鲲的字,谢鲲曾挑逗邻家女子,被邻女掷板打落两颗牙齿。古代文人还常用“暗送秋波”来形容女子用眼神传情男子。南唐李煜《菩萨蛮》词就有:“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暗送秋波”则已经广泛用于社会政治等许多方面,起“主动示好”的意思,

但常带贬义。古人还常用春山来形容女人的眉毛。例如《西京杂记》卷二上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元吴昌龄《端正好·美妓》套曲:“秋波两点春,春山八字分”;清洪渐韵《后柯》:“问何时消除芥蒂,终不免锁春山(蹙眉)未展开。”至于其原因,是因为古代女子眉色以黛青为美,而春日山色就是黛青的。例如唐代王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诗,“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岑参《刘相公中书江画障》诗:“粉白湖上云,黛青天际峰”;前蜀韦庄《谒金门》词:“闲抱琵琶寻旧曲,远山眉黛绿”等等,都是说的山色如黛。为什么秋水会特别明亮清澈呢?一般说来,进入秋季后,天气渐凉,河水水体表面不断降温。低温水密度大,不断下沉直到水底,水体温度愈深愈低,层结稳定。这就抑制了水体中的上下对流,水易变清。不过,据作者观察,一年中水体真正开始清澈透明的时间,要到秋冬初,大体在

初霜之后,结冰之前。因为,只有当水底温度降到4℃开始,水体才能完全停止对流(因为水在4℃时密度最大),杂物沉淀后再不能上升;加上低温水中微生物少而活动弱,因而即使在阳光热作用下,水体也会十分清澈明亮。因此古诗中才有“寒潭见底清”之说。可见,形容美目用“目如秋水”应比“目如秋水”更符合实际。同样,用春山形容黛眉也有类似情况。因为春日看山色,主要在白天,而白天山色黛青,可能与地面温度高,近地面空气对流上升强烈,光线经过的空气密度不稳定有关。但夏季地面比春季更热,对流上升也比春季更强烈。所以作者认为,古人用“目如秋水、眉如春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冬很冷而夏很热,人多喜欢不冷不热的春秋季节,因此也喜欢用春秋形容美好事物,例如春华秋实,秋月春风,春兰秋菊,春花秋月等等。而且,既用了秋水形容美目,那么,用春对秋,用山对水,用春形容美眉,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人物纪事

梁思永之徒高去寻

文·史飞翔

1954年4月2日,一代考古学大师梁思永因病逝世,年仅50岁。去世前梁思永唯一放心不下的,是1948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台时,带走了他领队发掘的西北冈考古报告的草稿。当时他因患急性肺炎而不得不不去重庆动手术,所以只完成了报告的第一章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李济写信:“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四次,八日至十日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日已经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表,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复信中记载了1944年1月2日,他赴西北考察前梁思永的一段话:“梁先生说自己眼看见这肺病不能痊愈,不过是时日的问题,想勉强起来将未完成的报告写毕,这是此生唯一的事业,不知值得冒险否。张大夫人仍劝他休息三四年再说,目前不能起来工作,病势一变,前功尽弃。张大夫人颇为之伤心,大家听见亦

均为之黯然。”由此可见,梁思永对这份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未完成的考古报告始终是念兹在兹,遗憾的是天不假年。梁思永逝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后,中研院史语所、考古所的同人无不悲伤。后来他们一致推举梁思永当年的弟子高去寻继续整理完成梁思永的遗稿。高去寻,字晓梅,河北安新人,1909年出生。1935年高去寻初次参加殷墟第十二次发掘,即侯家庄西北冈第三次发掘。由于他参加田野考古时期较晚,排号第九,所以大家称呼他为“老九”或“高老九”。当时,梁思永对这位年轻的弟子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是安排他去挖掘小墓。由于高去寻当时无线视觉大墓,这就为他日后整理大墓报告增加了难度。从受命起,高去寻的后半生就注定与西北冈报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1958年到1976年,高去寻历时18年才将梁思永生前的84页草稿、15页表格和140页大小草图写成八巨册、1164页、939幅图版的考古学经典报告——《侯家庄》。李

济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序中说:“校订编辑师友之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辑补包括订正讹误等。梁思永先生的草稿另成一格,颇难辨认,经过岁月磨灭,由梁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已经褪色,有些还被误认为是白纸。高去寻先生在补写出土器物时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这辑补的工作,琐碎而繁杂。单以篇幅计,高去寻补写的部分竟是梁思永原作的80倍。尽管如此,高去寻在出版报告的扉页犹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高去寻辑补。高去寻先生1966年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3年出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三年任满后,他已是71岁的老人了。为了完成老师梁思永的心愿,高去寻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在那一堆堆盗墓贼都不要的“破烂东西”里钩沉梳理了将近二十年。有人建议他找一些年轻学者来帮助,但他却说年轻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做这件事只是在还债,替我自己,也替史语所还债。”1991年高去寻在台北逝世,享年82岁。

艺苑

采菊(国画)

谢树华



菩萨蛮·钟嵘

世人识鲈鱼味?因将鮑肆寻真味。写物不缘情,必为精密声。一朝《诗品》就,扫却文坛旧。蟋蟀与泰山,杯茗笑谈间。

菩萨蛮·江淹

都门帐饮春将半,深波清芷芳心乱。柳色隐悲愁,浮烟媚月华。韶光谁与共?饮恨销魂梦。别后即天涯,随风看落花。

菩萨蛮·何逊

薄云冷月寒塘草,长堤落木鸿飞早。雨色入秋川,打窗人未眠。回头家万里,浪白风初起。独立大江边,归舟知旧年。

词说文学史(9)

刘成群

菩萨蛮·刘勰

南山小径飞烟雨,未浓墨色都如许。谁解卷中春?举头花草新。文心随梦去,纸上雕龙句。思入水云东,笔通山海风。

菩萨蛮·沈约

当年携手芳华路,而今只影苍颜暮。何处理乡关?东南水云间。诗才颖著史,一代羞堪死。瘦骨叹无能,顾怀萧克陵。